

以文化自觉激发文化自信

——从中国当代建筑创作谈起

程泰宁

艺海观澜

过去30多年中,中国电视剧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光荣与梦想,另一方面电视剧的播出环境却令人日益担忧。当前电视剧的生产和播出链条中,普遍存在着收视率作假现象,甚至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、操作有序的“地下产业”。这个链条牢牢把握着中国电视剧的播出数据,即使是思想精深、制作精良、艺术精湛的作品,也必须花高价去购买收视率数据,以求达到电视台要求的播出标准,否则就将面临停播、降价,甚至是颗粒无收的境地。

电视剧制作业对此无能为力,不得不屈服。在实际操作层面下,收视率俨然成为评价中国电视剧优劣的唯一标准。收视高,不论真假都可以获得高收益、高赞誉,否则便一败涂地。

收视率造假由来已久。收视率调查原本是为广告商向电视台投放广告服务的,并非电视节目优劣的评价标准,这也是国际通行规则。多年以前,一些电视台为争取广告资源,开始收视率造假行为;之后愈演愈烈,当电视剧成为所有卫视频道黄金时段的主打节目后,播出机构便强行要求在购剧合同中,将收视率与购买价格挂钩,引导制作机构去买收视率。

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求各电视台签署了禁止对赌合约后,某些播出机构迫于广告收入的巨大压力,不得不阳奉阴违,如果制作机构不承诺收视率便拒绝拍片,在这种压力和诱惑下,制作机构花钱购买收视率。而制作机构由于每部剧要增加两三千万元的购买收视率成本,反过来又向电视台要高价,这种饮鸩止渴的恶性循环使得大多数电视台也不堪重负。据业内人士爆料,购买收视率的价格,有的已攀升至每集30万至50万元人民币。

更为严重的是:由于很多卫视要求“确保”收视率,造成“资源”紧缺,于是造假者趁火打劫,在同一城市、同一时段,同时收取两家、三家制作机构费用,导致许多公司花了钱也买不到收视,不仅遭到播出机构的停播、降价、欠款,还要承受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经济损失,欺诈行为令人触目惊心。

电视剧是伴随我国改革开放步伐成长起来的文艺形式,深受人民的喜爱,电视剧人也曾深感快乐和光荣。然而,收视率造假使得行业发展生态明显恶化,为电视剧持续健康发展蒙上一层阴影。为打造有利于优秀作品传播,有利于产业良性发展的健康、安全、清朗的新环境,收视率造假问题亟待破解。从当前的技术条件看,收视率造假并非不可解决。比如,以先进的技术手段侦知买方和卖方的造假手段和犯罪细节,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清除收视率造假的毒瘤。比如,研究部署停止使用以少量样本调查为基础的收视率,转而使用由机顶盒回传信息的全用户大数据。收视率采集的样本户数数量少,尤其是35城、52城和71城的收视调查系统,用户信息极易被造假者掌握,然后上门“做工作”形成数据污染。即使是样本户数最多的全国网收视调查系统,也只有区区6万样本户。而依托于机顶盒大数据可以轻松完成全用户的收视统计。

收视率造假已经危及电视剧行业健康发展,打假行动势在必行。

收视率何时不再造假

兴文

及唐服祭孔、读《弟子规》等有形的“元素”中跳脱出来,对传统文化中“无形”的“大美”,即中国文化精神给以更多关注。我也一直在思考,我们能否以“抽象继承”方式借鉴传统,同时在现代化、全球化语境下,在中西文化碰撞中转换创新,形成新的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创作哲学和美学理念?

我认为完全是完全可能的。这些年,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,相对西方以分析为基础、以“语言”为本体的哲学认知,我一直试着建构以“语言”为手段、以“意境”为美学特征,以“境界”为哲学本体这样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理念;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建筑创作认识论、方法论和审美理想。当然这纯属个人思考,但这些理念确实使我很早就摆脱传统桎梏,走出西方阴影,为创作打开一片独立思考、自由发挥的广阔天地。我认为这一理念是具有普遍性的。

建构起中国特色的当代建筑文化,体现中国建筑师的文化自觉与自信

我们不能再拾人牙慧、跟着别人“漂浮”了,同时,也不能总是“回头看”。我们需要独立思考,需要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评价体系。对建筑创作而言,弘扬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态度固然重要,但这并不是我们的目的——我们的目的应该是在对话和传承基础上,通过比较、转换、创新,建构有特色的、能够推动中国以至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中国现代文化。当然这需要很多人的长期努力和积累,过程将很漫长。但是为了中国现代建筑的健康发展,我们只能坚持,无可回避。

当前,世界文化格局正在重构。作为中国建筑师,应该意识到,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节点上。我们的路既不在西方,也不在后方,而是在脚下的正前方。面对当前世界建筑现状,对中国建筑师而言,既是挑战也是机遇。把握时机,乘势而上,此为最佳选择。我们的作品要有中国特色,作品所体现的理念要有普适价值,我们不是模仿趋同,而是以一种独特的、同时能为世界所理解、所共享的理念与国际接轨。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在世界建筑大舞台上真正取得话语权,为世界建筑多元化发展做出中国建筑师的贡献。我理解,这就是中国建筑师的文化自觉、文化自信。

图为程泰宁建筑作品。
制图:蔡华伟

程泰宁,生于1935年,籍贯南京。中国工程院院士,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,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理论与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,获“梁思成建筑奖”,出版《程泰宁文集》《语言与境界》等学术专著。

基础上。当前,文化自觉意味在现当代语境下,在对未来发展进行前瞻性思考前提下,对中西建筑文化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分析比较,厘清中西建筑文化各自的来龙去脉和优劣短长,从而真正认清世界文化发展方向。只有看清世界包括中国文化发展大方向,才能改变现状——由文化不自觉、不自信到文化自觉再到文化自信,是一个深刻、漫长的思想变革过程。对此,我们要有清醒认识。如何回归建筑本源去分析西方现当代建筑,如何在现代化语境中认识传统,是需要我们关注的重要课题。

当前西方建筑思潮碎片化,“奇观社会”不可取

对西方建筑,我们应该作历史、全面的观察,不应为一个时期、一种流派所局限。近百年来,现代文明支撑西方社会发展,强调理性分析、重视建筑基本原理,不造就西方现代建筑近百年来风骚独领,而且催生并推动世界建筑包括中国建筑前行。但是,半个多世纪以来,随着西方进入后工业化社会,在后现代文化冲击下,西方现代主义建筑被解构,呈现出碎片化、非理性化发展倾向。

日本建筑师隈文彦几年前曾对西方建筑现状有过这样的描绘:五十年前,大海上行驶着一艘现代主义大船,人们争先恐后想挤上去;现在,大船没有了,海上只留下许多漂浮物。在我看来,在文化发展历史上,这样一种或分或合或独领风骚的现象实属正常,但是“漂浮”特别是“任性的漂浮”却不能说是健康发展的状态。当前西方建筑价值取向分裂的现象突出,特别是当后工业社会文明和消费文化相结合,西方建筑出现了一种以语言为哲学本体、脱离建筑基本原理、追求视觉刺激的极端形式主义倾向,正像法国学者居伊·德波所说,西方开始进入“奇观的社会”,一个“外观”优于“存在”、“看起来”优于“是什么”的社会,在这种社会背景下,有艺术家声称:“艺术的本质在于新奇,只有作品形式能唤起人们的惊奇感,艺术才有生命力”。甚至认为:“破坏性即创造性、现代性”。以此类哲学和美学观点来观察西方当代艺术,观察某些先锋派建筑师的作品就不难理解了。

从目前西方建筑现状我们可以看出,西方当代建筑绝非铁板一块,虽然有些建筑师在现代主义原理基础上,又有新的探索和开拓,但是总体来看,建筑思潮



碎片化、价值取向混乱现象十分突出,不少建筑学者都在试图从东方文化中寻找治疗这一痼疾的良方。因此,我们借鉴西方建筑,必须要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。借波逐流甚至把人家的“漂浮”作为自己的方向,实不可取。

片面理解传统将妨碍中国现代建筑文化发展

在建筑创作中如何继承传统,历来是建筑师挥之不去的困扰。当前,在大力提倡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,这种困扰似乎又转化为设计方案能否通过、能否拿到项目的“压力”。于是,坡屋顶、马头墙以及种种“中国元素”再次被搬了出来并加以改装,冠之以“新中式”“中国风”标签,以应对决策者或开发商。现实中,这一招往往还很有效——看到这种在历史上已经重复多次的现象,我不禁感叹:多少年来,为什么我们一讲传统就会陷入“坡屋顶”“马头墙”等形式语言的泥潭不能自拔?难道传统仅仅体现在“形式语言”上吗?

比较中西文化,我早就发现两种文化对语言和形式的解读大有不同。正如前面谈到的:如果说,西方当代建筑以“语言”为本体、特别看重形式表现的话,老庄哲学的“大象无形”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”则几乎否定形式语言的存在,之后“言以表意”“形以寄理”以及“以形写神”等等论述,则清晰地说明语言、形式乃是传神表意的手段,“意”“理”才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理念。

语言、形式既是手段,那么选择必然有多种可能。随着材料和工程技术发展,以及人们审美观念改变,建筑语言必然会发生变化,特别是不同建筑师在不同项目中设计创意不同,形式语言变化更会有无穷可能性。如果不了解这点,总是在“坡屋顶”“马头墙”上做文章,不仅会束缚建筑语言和形式创新,而且会造成新一轮“千城一面、万楼一貌”。更重要的是,这种对传统的片面理解,将妨碍中国现代建筑理论和实践发展,从而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,这一点非常值得关注。

因此,我一直认为:我们需要跳脱语言、形式层面重新解读传统,从坡屋顶、马头墙以

有温度的生命观照

——评周大新小说《天黑得很慢》

顾超

上存在的一些乱象这两个维度糅合在一起,呈现出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内部极为丰富的微观肌理。

小说《天黑得很慢》以陪护员笑漾的讲述为叙事线索。笑漾负责看护的老人萧伯伯退休前是一位法官,身体硬朗,性格倔强。伴随年纪增长,萧伯伯身体逐渐衰退:偏瘫、耳聋、失明直到阿尔兹海默病剥去所有记忆。与身体机能衰退并行,老人先后经历黄昏恋失败、受保健长寿产品欺骗、养老院不合意、空巢独居、独生子女早逝等具有典型性的社会问题。人物讲述与主人公经历两条线索交织,周大新此前在《曲终人在》中已尝试过这种叙事手法,此次在《天黑得很慢》中运用得更加圆融。这部新作中,叙事者笑漾的命运和萧伯伯的故事结合在一起,笑漾和萧伯伯之间从单纯的雇佣关系升华

至父女般亲情,笑漾完成从陪护员到老人家人的身份转变。笑漾的娓娓道来推动情节向前发展,将老年人的痛感、孤独与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,同时展现贯穿始终的对个体生命的深切关怀。

除却叙事手法,人物塑造是长篇小说成败的关键。《天黑得很慢》中三个主人公:笑漾、萧伯伯、萧伯伯女儿馨馨,都刻画得较为成功。以往长篇小说很少以陪护员作为主要人物,周大新这部新作敏锐地捕捉到当前社会这一普遍存在的群体,既有对其社会地位与处境的现实主义描摹,又有对人物充满爱与真情的灵魂的浪漫礼赞,如同“笑漾”这个名字本身所体现的,充满光亮和温度。笑漾也正是这样一个角色,她经历过也正在经历着痛苦,但是心里因为始终有爱的力量,所以能够支撑自己义无反顾地履行对雇主的承

诺:把萧伯伯照料好,在老人已经失忆之后依然不离不弃。这样一个不无理想化的人物,燃烧着蓬勃的生命力,照亮老人本来暗淡无望的生活。作家通过这样一个具有特殊社会身份与温暖灵魂的人物形象,在揭示出每一个人老去都可能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同时,给出一个充满希望的出口:在衰老到来之际,唯有爱能够赋予生命个体以尊严和勇气。这是一个作家对现实的洞察与体恤,对人性的信心与张扬。

回到写作本身,较强的戏剧性有力推动情节向前,但也有老套之处,如小说对人物两次替换老鼠药的处理。此外,小说语言尚缺少比较强的个人识别度,汉语特有的精妙与精微体现得不够。在人物语言,尤其笑漾的语言上有脱离人物身份之偏差,这一点亦有待进一步打磨。



漫画 徐鹏飞

文艺评论